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陈萍萍 徐晓东 译

m i c h a e l C O N N E L L Y

Blood Work

血型拼图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血型拼图

Blood Work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陈萍萍 徐晓东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型拼图/(美)康奈利著;陈萍萍,徐晓东译.-2版.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3

ISBN 978-7-80225-893-8

I. ①血… II. ①康… ②陈… ③徐…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4789号

Blood Work

By Michael Connelly

Copyright © 1998 by Michael Connell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 Spitz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5-2480



血型拼图

(美)迈克尔·康奈利 著;陈萍萍 徐晓东 译

责任编辑:罗晨

责任印制:韦舰

装帧设计: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10×1230 1/32

印张:14.875

字数:236千字

版次:2010年3月第二版 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5-893-8

定价:27.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在她看见麦凯莱布前，麦凯莱布先看见了她。他正从大船坞里往下走，经过那排百万富翁们的游艇，这时，他看见那女人站在“顺浪号”的船尾。此时是一个礼拜六的上午十点半，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引得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圣佩德罗码头。麦凯莱布已经散完步。他习惯每天早上在卡布里约·马里纳船坞绕上一大圈，再沿着礁石防波堤走上一段后返回。走这一段路时，他调匀气息，但当他走近自己那艘游艇时，脚步更慢了。他先是感到恼火：那女人竟未经邀请就上了他的船。但当他走近些时，火气慢慢平息了，心里思量着：她是谁？她想干什么？

她的穿着看起来不像要出海游玩：宽松的短裙露出了半截大腿，海面上的微风随时都会掀起裙子，她一直用手压住一侧的裙边，麦凯莱布看不到她的脚，不过映入眼帘的棕色大腿线条优美，结实挺拔，想必她脚上穿的不是船鞋；她掂着脚。麦凯莱布马上联想到，她这是

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麦凯莱布的穿着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他穿的旧牛仔裤都磨破了，这并非为了时髦；一件T恤衫是多年前的夏天在卡塔利娜金杯赛上搞来的，衣服上污渍斑斑，大多是溅上去的鱼血，也有自己的血，还有船用胶留下的污渍以及机油的油渍。这身行头原本是捕鱼和干活儿时穿的，这个周末他打算在游艇上干活儿，所以就穿成这样了。

离船越近，他越意识到自己的外表，那女子也看得更清楚了。他扯下随身听的耳塞，耳机里“嚎叫的狼”^①的《我不迷信》正唱到一半，他随手关掉了CD。

“请问你找谁？”说着，他上了自己的船。

他的嗓音似乎吓了女人一跳。她原本面对着船舱的滑动门，听到声音马上转过身来。麦凯莱布猜想，她肯定以为他在里面，所以已经敲过玻璃门，正等着呢。

“我找特雷尔·麦凯拉布。”

她很迷人，三十出头，比麦凯莱布年轻十多岁。看上去有点儿眼熟，不过麦凯莱布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他觉得似曾相识，心里有股亲情的冲动，可这种冲动很快便消失了，他知道记错了，自己确实不认识她。凡是见过的人，他都记得那人的长相。她很漂亮，绝对不可能想不起来。

她念错了他的姓名，把麦凯莱布叫成麦凯拉布，还使用了“特雷尔”这个名字。除了记者，别人从不这么一本正经地称呼他。这下他明白过来，知道她上船来的原因了——又一个绝望无助的人，又来错了地方。

“麦凯莱布，”他更正道，“特里·麦凯莱布。”

“对不起。我，哦……我还以为你在里面。我不知道上船敲门合不

^①嚎叫的狼 (Howlin' Wolf, 1910—1976)，原名 Chester Arthur Burnett，是蓝调爵士的重量级人物。

合适。”

“可是你已经这么干了。”

她假装没听出他语气中的奚落，继续往下说。所有的举动和话语仿佛都反复演练过。

“我想跟你谈谈。”

“嗯，我现在正忙着。”

他指着舱口盖，幸好她没有跌进那个窟窿。然后他又指指船尾甲板上的那一堆工具，横七竖八地摊在一块罩布上。

“我刚才一直在到处找这艘船，找了快一个小时了，”她说，“不会很久的。我叫格莱夏埃拉·里弗斯，我想……”

“瞧，里弗斯小姐，”他举起双手打断她的话，“我真的……你在报纸上看到过关于我的报道，是吧？”

她点点头。

“嗯，在开始讲你的故事前，我得先告诉你，来这儿找到我，或者找到号码打电话给我的，你并不是第一个。我跟别人这么说过了，跟你也要这么说：我不想找工作，要是你想雇我，或者让我帮你忙的话，很抱歉，我帮不了你。我不想找那一类的活儿。”

她一声不吭，麦凯莱布不禁对她生出恻隐之心，就像对在她以前来找他的其他人那样。

“噢，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些我认识的私人侦探，很不错的，他们工作努力，又不会漫天要价。”

他走到船尾舷缘，捡起散步时忘带的太阳镜戴上，示意谈话已经结束了。可是无论他的动作还是话语对她根本不起作用。

“报道里说你很棒，说你无论什么时候都痛恨逍遥法外的人。”

他把手插进口袋，耸了耸肩。

“你可千万别忘了，不是我一个人就行的。那时我有搭档，有实验室团队，还有整个联邦调查局在背后支持我。这跟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奔波大不相同。我就是心有余也力不足啊。”

女人点点头。他以为已经说动了她，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他开始盘算船上一台发动机的活塞，计划这个周末完成这件活计。

可是他看走了眼。

“我觉得你能帮我，”她说，“也许同时也帮你自己。”

“我不缺这笔钱，我过得挺好。”

“我不是指钱。”

他看了她一眼，然后才回答。

“我不清楚你说这话的含意，”他说，话里带着夸张的语调，“但我帮不了你。我已经不再佩戴警徽，我也不是私人侦探。没有州里发的许可证，我那样做事或者收钱，就是非法的。要是你看过报纸上的报道，你就知道我的情况，现在我连车都不能开了。”

说着，他指指码头和舷梯远处的那个停车场。

“看到那辆车了吗？包得像个圣诞节礼物的那辆，是我的。它将一直停在那儿，直到医生批准我才可以再开车。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去调查？我要坐公交车了。”

女人对他的抱怨毫不理会，定定地看着他，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这下他没辙了，不知道如何能打发她下船。

“我去给你拿那些人的名单。”

麦凯莱布绕过她，推开游艇船舱的滑动门。他进去后又在身后拉上门，他需要一个人待着。他来到海图桌前，打开抽屉，开始找电话本。他不能肯定放在什么地方，因为很长时间没用了。他瞥了一眼门外，看到她走到船尾，倚在艏构架上等着。

滑动门的玻璃上有反光膜，她不知道他正从里面看着她。麦凯莱布又感觉到有似曾相识之感，死命在脑海里搜索她的脸。这女人美艳动人，特别是那双眼睛，杏仁般又圆又大，漆黑发亮，只是目光忧伤，心事重重，好像有难言之隐。他心里清楚，要是以前见过她，哪怕是留意过一眼，自己肯定能想起来，可他对这个美人毫无印象。带着职业敏感，他的目光又落到她的手上——没有戒指；目光继续下移——没错，她脚上穿着的不是船鞋，是两英寸厚的软木底凉鞋，趾甲涂成粉红色，在腿部柔软光滑的棕色皮肤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他很想知道平时这女人是不是都这样打扮，还是为了让他接活儿才这么打扮，目的是来诱惑他。

他在第二个抽屉找到电话本，很快查到杰克·拉韦尔和汤姆·金博尔这两个名字。他把他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船运服务旧广告传单上，然后推开滑动门。他往外走时，她正在打开钱包。他举起了纸片。

“这里有两个名字，拉韦尔以前在洛杉矶警察局，现在退休了；金博尔以前在联邦调查局干过。我跟两人都合作过，都很棒，能帮得上你的忙。随便选一个，然后打个电话。记住，说是我推荐的，他们会关照你的。”

她并没接名单，却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麦凯莱布想也没想便接了过来，可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照片上是个女人，正笑眯眯地瞅着一个小男孩儿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麦凯莱布数了一下：七支蜡烛。开始，他还以为是里弗斯几年前的照片，再一看，照片上的女人脸更圆，嘴唇更薄，没有格莱夏埃拉·里弗斯那么漂亮。此外，虽然两人都有棕色的眼睛，目光深邃，可格莱夏埃拉·里弗斯的双眼更富穿透力，它们现在正紧紧地盯着他。

“你妹妹？”

“是的，和她儿子。”

“哪个？”

“什么？”

“哪个死了？”

话一出口，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又做错事了，自己又往里陷了一步。他清楚目前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坚持原先的想法，让她揣上广告传单，马上走人。

“我妹妹，格洛丽亚·托里斯，我们叫她格洛丽。那是她儿子雷蒙德。”

他点点头，然后将照片还给她，女人不去接。他清楚里弗斯希望他接下去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可话到嘴边他还是硬生生咽了回去。

“瞧，这没有用，”最后他说了句，“我清楚你的目的，不过，这对我没用。”

“你是说自己没同情心？”

这话让他的怒火腾地蹿了上来，直烧得喉咙痒痒的，他差点儿就脱口而出：“谁说的！你已经看过报纸上的报道，明白我出了什么事。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在于我太有同情心了。”

不过他还是犹豫了一下，转念一想，又将话咽了回去，努力把怒火压了又压。他知道这女人很沮丧，像她这样的人，麦凯莱布看到过成百上千个。心爱之人的生命毫无理由地被人剥夺，凶手却逍遥法外，永远无法结案。有些人的生活因此彻底改变，整个人像行尸走肉，丢了魂一样，眼前的格莱夏埃拉·里弗斯就是其中一个。她一定是那种人，否则她不可能追到这里来。麦凯莱布明白，不管里弗斯对他说什么，不管他有多生气，他都无权将自己的那点儿破事迁怒到

她的身上。

“瞧，”他说，“我真的帮不了你，很抱歉。”

麦凯莱布伸出手扶着她的手臂，带她回到码头的台阶边。她的肌肤温暖柔软，手臂结实有力。他又把照片递给她，但她还是不肯接。

“再看一眼，求你了，就再看一眼，看完我就不烦你了。告诉我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

他摇摇头，微微做了个手势，仿佛说这没用。

“我曾是联邦调查局侦探，不是搞超自然力的巫师。”

不过他还是拿起照片瞟了一眼。照片上的女人和孩子在庆祝生日，有七支蜡烛，看上去很开心。麦凯莱布想起了自己的七岁生日，那时父母还没有分开。不过他的思绪很快又回到了照片上，目光被这个孩子所吸引。麦凯莱布心里想：没有了妈妈，这个孩子会怎么样？

“对不起，里弗斯小姐，我真的很想帮忙，可是我无能为力。这张照片你拿回去吗？”

“我还有一张。你知道，印两张和印一张的钱是一样的。我原以为你会保留这张照片。”

听到这话，他内心有股暗流在涌动。他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可是不清楚到底哪儿不对劲。他紧紧地盯着格莱夏埃拉·里弗斯，他非常清楚，只要再继续往下问，自己跟这件事就脱不了干系了，可是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

“我帮不了你，为什么还要保留这张照片？”

她笑了，笑容有些悲伤。

“因为她救过你的命。有时候我在想，也许你想知道她到底长什么样子，想知道她是谁。”

麦凯莱布久久地瞪着她，其实，他并没有看格莱夏埃拉·里弗斯，

所有的思绪都集中在她刚刚说的那句话上。那句话在他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荡着，听起来很熟悉，可他的脑子却怎么也转不过来，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你刚才说什么？”

他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原本谈话的主动权和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可现在一下子都转到了她的手里。心头的暗流一浪又一浪，把他打蒙了。

她绕过那只举着照片的手，将手掌放在他的胸口，顺着衬衫往下摸，手指摩挲着衬衫下面那道厚厚的疤痕。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凭她在自己的身上抚摸。

“你的心脏，”她说，“是我妹妹的，她救了你的命。”

2

麦凯莱布只能通过眼角扫到监护屏，屏幕上布满了银白色和黑色的光点，心跳像幽灵般时隐时现，而缝合血管的胸钉像黑色的大号铅弹一样排在胸口。

“差不多就在这儿。”只听一个声音在讲。

那嗓音是从右耳后传来的，是邦尼·福克斯。她的声音总是那么冷静沉着，一听就知道出自专业人士之口。听到这个声音，麦凯莱布心里很宽慰，绷紧的弦松了下来。他看到导管蛇形的曲线在 X 光透视区移动，沿着动脉进入心脏。麦凯莱布闭上了双眼。他很不喜欢这个医用钩，医生说感觉不出，事实上他总是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好了，别这样。”福克斯柔声安慰他。

“好的。”

“别说话。”

终于找到地方了。麦凯莱布联想到鱼线顶端那小小的鱼钩，贪吃

的鱼儿吞下了钩上的诱饵。他睁开双眼，看见细细的导管还留在心脏深处。

“好，我们取到了，”她说，“现在拉出导管。表现不错，特里。”

麦凯莱布的头不能动，虽看不见她，却感觉得到她在拍自己的肩膀。心导管撤出后，她用镊子夹起一沓纱布压到他脖子的切口处。角度非常难受的头部固定器总算松开了，麦凯莱布慢慢伸直脖子，用一只手来帮助活动一下脖子上的肌肉。接着，邦尼·福克斯医生的笑脸出现在他上方。

“觉得怎么样？”

“再说什么都没用，反正都完了。”

“过会儿我再来看你。我得去检查血液，并把切片组织送到实验室。”

“有件事我想跟你谈谈。”

“待会儿，待会儿见。”

几分钟后两名护士把麦凯莱布的床推出导管室，推进电梯。麦凯莱布很反感被当做行动不便者，他原本可以自己走出去，但这违反医院规定。心肌活检后，病人必须平躺着。医院总有医院的规定，跟大多数医院相比，这个西奈松医学中心的规定好像比哪儿都多。

麦凯莱布被推到六楼的心血管科。护士推着他经过东走廊，走廊两边的病房里住满了病人，有些是已经移植了心脏的幸运儿，有些还在等待器官。路上看见一间病房的门开着，麦凯莱布朝里面瞥了一眼，一个男孩儿躺在床上，身上插满管子，连接到心肺机上。床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个穿西装的男子，麦凯莱布猜想他是男孩儿的父亲。他两眼怔怔地注视着男孩儿，目光空洞。麦凯莱布又看了眼仪器，那上面的数字说明这孩子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一切都在靠仪器维持，到时候父亲那同样空洞的眼神所注视的恐怕就是一副棺材了。

护士推着麦凯莱布来到病房，把他从金属担架移到病床后就离开了。麦凯莱布在床上等着。根据以往的经验，六个小时后福克斯才会露面，具体的时间得看实验室里血液分析工作的进展情况如何，以及她什么时候去取报告。

来这儿之前他早有准备：旧皮包里塞满了过期杂志，可以用来打发时间，原先这皮包是装电脑的，还有不计其数的案卷。

两个半小时后，邦尼·福克斯走了进来。麦凯莱布放下那本《船只修补》。

“哇，好快啊。”

“在实验室里可没这种感觉。你觉得怎么样？”

“我的脖子好像被人踩了好几个小时，又酸又痛。去过实验室了？”

“去过了。”

“怎么样？”

“一切正常。没有排异反应，所有指标良好，我很高兴。下周有望降低强的松剂量。”

她边说边在病床的餐桌上铺开实验报告，重新核对这令人鼓舞的结果。刚才她提到强的松，这是她为麦凯莱布精心配制的药物，麦凯莱布每天早晚两次服用。上次他特意数了一下，早上他得吃十八颗药丸，晚上十六颗。船上的医药箱不够大，放不下所有的药瓶，他不得不利用前舱的储物舱。

“太好了。”他说，“一天刮三次胡子，我烦透了！”

福克斯合上报告，从床头柜拿起写字夹板，匆匆扫了一遍病情一览表上的问题，开始向麦凯莱布做例行提问。

“没发烧？”

“没有，一切正常。”

“有没有腹泻？”

“没。”

从反复提问和复核中，麦凯莱布明白发烧和腹泻是器官出现排异反应的两种预兆。他一天至少要测量两次体温，加上血压和脉搏。

“生命体征看起来很不错。趴过去。”

福克斯放下写字板，把听诊器放到嘴边哈哈气暖暖，然后依次放到他背部三个不同的部位，听他的心跳。听完背部，麦凯莱布翻个身，福克斯接着听他的胸部。然后她伸出两根手指，放到他的脖子上，看着手表计算脉搏次数。她离麦凯莱布很近，麦凯莱布闻得到她身上橙花的香水味。麦凯莱布通常以为年纪稍大的女人才用这香水，当然福克斯并不属于年纪稍大这一类。趁她盯着手表的工夫，麦凯莱布打量着她的脸。

他问：“有没有想过我们真的应该这么做吗？”

“别说话。”

最后，福克斯的手指搭在他的手腕上测量脉搏，量好后她一言不发地把压力袖带从墙上取下，绑在麦凯莱布的手臂上量血压。

“好的。”她终于开口了。

“好了。”他庆幸总算结束了。

“我们真的应该做什么？”

她总是突然拾起刚才被打断的或者说了一半的话题。实际上，麦凯莱布跟她说的每一句话她几乎从未忘记过。邦尼·福克斯年纪和麦凯莱布差不多，是个小巧的女人，一头短发过早变得灰白。她身上的白大褂是大号的，所以几乎要垂到脚跟；胸前口袋上绣着心肺科的图案，她是名外科医生。两人见面时，她都神情严肃，不苟言笑。在麦凯莱布的眼里，福克斯有种自信而和蔼的风度，他原以为医生中很少

有这样的，最近一年才发现其实还真不少。麦凯莱布同样报以信任和关爱。他喜欢她，信任她，并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她。对此，他在心底也曾犹豫过，不过这种犹豫一闪而过，现在只留下一点儿自责。心脏移植的那一天，麻醉前最后看到的就是福克斯的那张笑脸，那时他心里再无丝毫担忧；而当他睁开双眼，第一个看到的还是她那张笑脸，她以微笑迎接他再次回到这个世界，带着另一颗心脏开始新的生活。

手术后的八个星期麦凯莱布一直恢复得很好，这证明他对福克斯的信任是完全正确的。自打三年前第一次走进她的办公室，他们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纽带关系，这远远超出了公事公办的范畴。现如今他们成了好朋友，麦凯莱布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们一起吃过六七次饭，也有过无数次面红耳赤的辩论，从基因克隆到辛普森案^①无所不谈。麦凯莱布在第一个案子的裁决中赢了福克斯一百块。从这件事中他一眼就看出福克斯对司法体系的公正坚信不疑，正是这一点蒙蔽了她，使她看不到案件中的种族现状。不过输了一回后，福克斯再也不肯跟他打赌了。

不管谈论的是什么话题，麦凯莱布多半都和福克斯的立场相左，而且他喜欢跟福克斯争论。这时，福克斯又看了他一眼，仿佛她已经准备好和他再次辩论。

“这事我们应不应该这么做？”麦凯莱布说着，挥手指指整个医院。“取出器官，移植到别人身上。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当代的科学怪人，别人身上的东西却长在我这里。”

“什么另一个人、另一部分？别那么夸张。”

^① 1994年，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害前妻尼科尔及男友一案成为当时美国最为轰动的事件。此案审判长达13个月之久，证据充分，可陪审团最终宣布辛普森无罪，仅判定其对两人的死亡负有责任。

“这可是很重要的部分啊。你知道，我在局里的时候，每年我们都得通过靶场考评，你清楚，就是射击。通过考评的最好办法就是击中心脏。靶子上，心脏部位有个圆圈，与头部相比，射中这个圆圈得到的分数更高，称为十环，最高。”

“瞧，如果又是替天行道这类辩论，我想我们已经辩过了。”

福克斯摇摇头，脸上露出了笑容，不过盯着他看了几眼后，笑容慢慢退去。

“到底什么事？”

“我不清楚。我想我有内疚感。”

“什么？因为活着？”

“我不知道。”

“别开玩笑了。我们已经成功了。我没有时间听幸存下来的人说什么内疚。你看，只有两种选择：很简单，要么你选择生，要么你就得死，这可是生死抉择啊，有什么好自责的？”

麦凯莱布举手投降，福克斯的话总是一针见血。

“只有你才说得出口这种话。”她得理不饶人，“为了这颗心脏，你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快两年，苦苦支撑，差点儿就挺不过来了，现在却怀疑我们是否应该给你这颗心脏。到底为什么心烦，特里？我可没时间听你瞎扯。”

麦凯莱布回头看着她，她似乎已能洞悉他的心思。他的熟人中，只有最出色的联邦调查局侦探和警察才有这种本领。麦凯莱布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坦白自己的忧虑。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提供心脏的那女人是被谋杀的？”

这话显然让福克斯大吃一惊，她一脸震惊。

“被谋杀？你在说什么？”